

◆精神家园

◆樟树垅茶座

浪浪山能掀起更大的浪吗？

——动画片《浪浪山小妖怪》票房飘红背后

仇小丫 阿湘哥

2025年暑期,国产小成本二维动画片《浪浪山小妖怪》横空出世,市场反响热烈,票房一路飘红。截至8月31日,票房达14.47亿元,打破中国国产二维动画片票房纪录。关于此片,网络上“取经冒牌货,人生真主角”之类的讨论持续火热,成为这个暑期不大不小的文化现象。究其原因,好的文艺作品——当然也包括电影,一定隐含着对社会现实的呈现、批判和反思,一定在某一个或几个点上戳中社会大众或柔软或痛楚的地方,引发主动而广泛的关注与讨论。这些讨论经过层层放大,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影院。

《浪浪山小妖怪》突出刻画社会边缘没有什么存在感的小妖怪,渴望出人头地的蛤蟆精、一心考编的小猪妖、先话癆后沉默的黄鼠怪、无比社恐的猩猩怪……每一个形象,都能在现实社会中一一找到对应。这些角色,颇似电影《喜剧之王》里的尹天仇,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你和我——努力奋斗,渴望辉煌,接近成功,但可能终归平庸。还有让广大观众心酸共鸣的公鸡怪,作为乙方,它在和甲方的博弈中,其艺术理想在稻米前一再败下阵来——总不能一直饿着肚子干活吧。

影片对国人的编制身份执念进行了细致刻画。小猪妖介绍到大王洞做编外员工,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大王洞的正式工。它无比努力,不惜用一身鬃毛刷锅,可惜用力过猛,弄巧成拙。蛤蟆精在挨揍的时候,拼死也要护住9981编号的工牌。可见,在中国,“宇宙的尽头是编制”真不是一句戏言。电影是虚构的文艺作品,但其反映的却是社会现实。

鱼目混珠,真假难辨;心知肚明,假假联手……影片中随处贯穿真与假的辩证思考与诘问。四个小妖作假念头一起,便踏上一条欲罢不能的取经路;信息不对称、民众对权威的盲目崇拜,让小妖们尝到了作假的甜头;偶尔瞎猫碰上死老鼠还能做成几件好事,这进一步强化了小妖们作假的动力。这些并不是虚构,而是有其现实的原型。当下,有些假院士、假将军、假教授、假官员大行其道,有些部门追求虚名,业务不精、疏于核实,事后明白被戏弄了也只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电影中,雷音寺里假扮如来的妖怪与假扮唐僧师徒的四小妖一样,以假为业、以假为荣。

《浪浪山小妖怪》虽然精准拿捏受众心理,取得了不错票房成绩,但也有不少短板,如平面叙事较多,深层次分析推导不充分等。对比一些国家高度成熟的动画片,其在美术设计、角色对白、逻辑衔接、动作设计等方面还有不小差距。文学艺术发展繁荣、走向世界,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从本质上说,文化繁荣、电影出海背后是经济水平、文化底蕴、表达方式等的整体相加。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附之以更精彩的故事、更精良的制作、更精心的宣推,必将有更多优秀国产电影乘着浪浪山的东风,站上更高浪头,赢得全球观众的喜爱和关注。我们充满期待!

双清

SHUANGQING

◆古韵轩

宝庆八景

刘义志

双清秋月

二水连心天地阔，
一亭牵月古今闲。
登临砥柱风难尽，
射斗龙光不见山。

六岭春色

烟雨八仙迎鹤舞，
梅花六岭踏春开。
燃红滴翠传说远，
塔影钟声入梦来。

龙桥铁犀

犀居青龙开画意，
桥横碧水悟天心。
马蹄踏浪三千梦，
诗酒杯杯笑古今。

洛阳仙洞

清泉古洞梵音远，
胜地仙踪曲径斜。
流水落花春易老，
片云高木锁烟霞。

桃洞流香

草树清香湖楚韵，
斜阳霞灿汉唐风。
桃花浅浅开颜笑，
又照渔船片片红。

莲池古香

一池雅韵十分碧，
千古濂溪万朵莲。
曲槛微风歌水调，
田田荷叶为谁鲜？

山寺晓钟

古寺东山融邵水，
灵光北塔醉禅声。
炊烟唤醒凡尘梦，
莲动轻舟万里程。

余湖雪霁

横枕清江禅世界，
高居福地自由人。
登云踏雪晴方好，
听月观风景更新。



紫薇花开 曾晓红 摄

◆人物剪影

夜读赵大明

——一个中国作协会员的成长历程

兆尔戈

虽已入秋,但夜晚室外依旧带着几分闷热。不过,房间里还算凉爽。此刻,我正在书房里,读赵大明。

赵大明是我的文学好友,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双清区作家协会主席。我们还是同事,前后共事了二十余年。因共同的文学爱好,我们常常在闲暇时驱车前往双清公园,登上凉亭,对饮赏景,谈文学,论人生。

可以说,我对赵大明的了解颇深。在我的书柜里,就摆放着他赠送的十余本著作:《青山庙的选举》《铭记在人们心中的故事》《崛起在邵水河畔》《墨香文学路》《云游散文集》……可谓琳琅满目。

记得一年八月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和赵大明夜里到双清公园凉亭小坐。那时,清爽宜人,亭外万家灯火,亭下水波粼粼。良辰美景之中,我们举杯对饮,耳畔似乎回响着“云带钟声穿亭去,月移塔影过江来”的古韵诗意,真是惬意非常。

我望着对面的赵大明,忽然生出要为他写点什么的冲动。此时的他,在我眼中,不再仅仅是朋友,而是一部厚重的书,里面记载了一个个值得推崇的励志故事。

我与赵大明相识于2003年。当时,他在区宣传部担任负责新闻宣传的副部长。那时区里尚未成立文联,文学艺术事务均由宣传部统管。赵大明作为分管领导,勇挑重担,带领全区文艺爱好者深入生活,挖掘题材,一时佳作迭出。《湖南日报》《邵阳日报》以及湖南电视台等媒体都曾对他和双清区的文艺创作进行了报道。

那年底,他从区委宣传部调任区机关事务局。由于工作性质的转变,他的创作时间宽裕了许多,文学作品也如雨后春笋般见诸报端。他逐渐成为邵阳文坛的知名作家,后加入湖南省作协,并出版了多部著作。

赵大明的人生经历十分丰富。他曾下乡,当过建筑工人和

木匠;招干后,任文化辅导员、乡镇文化站站长;大学毕业后,做过文学编辑、文化馆馆长……这些多样的人生体验,成为他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

最值得推崇的是他五十多年来对“作家梦”的不懈追求。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邵东文艺》发表第一篇诗作《哪里犁田的老把式》起,他就一直笔耕不辍。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他发表了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四百余篇,出版专著六部,作品入选国家、省、市文学选本十余部,三十多篇作品获奖。

尤其是2021年以后,为了实现成为中国作协会员的梦想,他的创作势头更为迅猛。短短几年里,就在《青年文学家》等刊物上发表百余篇作品,并出版了《墨香文学路》等专著。凭借这些成绩,加上湖南省作协的推荐,2024年5月,他终于梦想成真,成为中国作协会员。

赵大明其人,亦如他的作品一般,质朴而厚重,真挚而隽永。